草原上的毡房

◎ 安　歌 著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上的毡房 / 安歌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7
（边缘部落丛书）
ISBN 7-5434-5734-2

Ⅰ.草… Ⅱ.安… Ⅲ. 哈萨克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 Ⅳ.K892.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283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p.com
　　地址：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050061
制　　版　瑞尔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24
印　　张　5.5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统一书号　ISBN 7-5434-5734-2/K · 269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1271,8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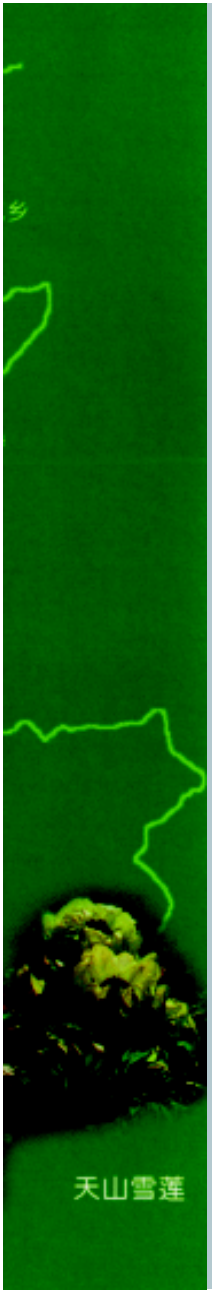
一　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 /6
二　夏塔乡小饭店 /18
三　你得认得你的羊 /28
四　祈祷 /38
五　羊 /46
六　百灵鸟在绵羊身上生蛋 /54
七　仰望星空 /64
八　小夜莺夏依尔古丽一家 /76
九　带穗头巾垂挂在姑娘头上 /90
十　草生长的声音是秘密的指引 /104
十一　尾声 /126

后　记 /12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塞外江南——伊犁
昭苏旅游
察布察尔
煤矿
白石峰度假村
乌宗布拉克乡
圣佑庙
羊场
种马场
昭苏县城
草原石人
灯塔牧场
洪纳海乡
军马场
七六团
七七团
格登碑
阿克达拉乡
太阳岛度假村
黑湖滩度假村
林场
哈
萨
克
斯
坦
特
克
斯
喀夏加尔乡
萨尔阔布乡
喀拉苏乡
阿合牙孜牧场
天山乡
夏塔乡
七四团
一号界碑
阿克苏乡
温泉
汗腾格里峰
拜城
温宿

⊙ 昭苏旅游图



1.昭苏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是中亚内陆腹地的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海拔在1323～6995米之间，属于大陆性温带山区半干旱半湿润冷凉型气候，冬长而无夏的气候特点被誉为塞外江南伊犁的“避暑山庄”。

“昭苏”一词，是取古代汉语苏醒恢复生机之意，蒙古语称它为“蒙古库热”，是庙宇之意。这是因为昭苏境内有一座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圣佑庙，昭苏一称也因此得名。昭苏又因出产“胜昆仑、历西极”的天马而闻名于世，所以也叫它“天马的故乡”，它在汉朝时是著名的“乌孙国”故里，是新疆草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号称“天山之父”的腾格尔峰，位于昭苏西南部的中哈边境上，海拔6995米，终年积雪100平方千米，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大支流特克斯河的重要水源。同时，昭苏也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径，是古代西域最具国际影响的商品集散地。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政权在这里诞生、崛起、消亡。自远古的土著居民，到塞族、大月氏、乌孙、突厥，再到蒙古、哈萨克等等民族都先后游牧于此，这里蕴藏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在彼此的交汇相融中，又产生出各种新的文化意蕴。

2.去昭苏县的线路：从乌鲁木齐出发，到伊犁的飞机，淡季时每天一班，旺季每天二至五班。坐车去伊犁每两小时一班，目前最好的是164元车票的沃尔沃，大约要走十小时。从伊犁到昭苏每半小时一趟车，票价19元，路经八卦城特克斯县，时间视路况而定，大约六小时。也可以乘出租车，没有下雪的季节，可以翻越乌孙山，不必途经特克斯，可直达昭苏县，时间大约三个小时。去夏塔乡9：10到18：30共有九趟班车，时间约一小时。）

写在前面的话

离开新疆整整八年，一直没有回家。

离家的时候，是孤注一掷的离法：没有敢和妈妈电话里说，只是写了快信。想到了广州，她就会收到的；到了广州也没敢给家里电话，只是发了电报，说自己很好。然后就到了海南。

其实这强撑里是有着胆怯的，给妈妈的告别信里，寄了一张戴着大沿红帽坐在湖边的照片，是一个背影，整个背影的衣衫都在风中，是整个的红白相间的风……如此显示离别，现在想来，真正是残忍。然而要离开的心也是残忍的坚定，或者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年轻是有权利残忍的，因为还可以改。

然而有些东西已无法改变了，想来这是对我残忍的回报吧。

在我离家不到一年的时间，奶奶离开了，而我当时无法回去。如此，就是八年。期间也并不是没有回家的想法，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我无法想像也无法接受温暖善良如全部人间的奶奶变成了一坯黄土。就

是这八年一去不回的任性，亦要归功于奶奶的溺爱，正如我生命里很多东西，很多味道都是她的。

好在爸爸妈妈退休后陪我在海南过了一年半，他们的照拂与无言的关爱，让我重新能够回到奶奶曾在过的人世间。

刚刚到海南的时候，朋友们还常常打电话来，说回来吧，你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后来，我发文章时，名字前面括号里的“新疆”变成了“海南”。再打电话来，就变成了：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无法回去的理由，因为也知道，这理由太任性，太没有道理。

我必须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必须回去的理由，才能帮着我走回新疆，走回我生长的草原，这个理由，须是和情感无涉的，但它可以帮我泅渡过这无法言说、无法抵抗、亦无法抵达的失去。曾经和朋友说起过，一座城市因为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的存在，有他的行走，让整个城市动起来，让它是活的；一个地方，也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失陷。

所以，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这套“边缘部落丛书”，因为对我来讲，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而且是回去并面对故乡的可能。

这次的回去，在草原的味道和哈萨克兄弟姐妹的无言却温暖的生存中，我不仅仅接受了奶奶成为一坯黄土这样一个事实，还接受了世界的缺憾，接受很多事物本身就是因缺憾而美的。但天地自有大信，如哈萨克人相信大地总会有草为他们长出来，天上总有雨为他们落下来，这看似简单的确信，却是实实在在的安慰，因了他们对天地自然的顺从、配合，让我相信，和世界讲和是可能的。

我想，通过这本书，也是自己和故乡，和草原，和失去讲和。

安　歌

⊙ 夏塔谷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　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

哪里有风哪里就有我黑走马的身影，
只要我有梦想，
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

——哈萨克民歌

1

从昭苏县城到夏塔乡约八十公里，从夏塔乡到布拉特草原是十五公里。小李是我路遇的北京来的自由摄影人，因为同路，所以搭上了伴。本来我们俩是想步行到布拉特草原的，顺便感受一路的草原风光。但这想法后来遭到了哈萨克司机波拉提的取笑。没有路，他说。然后他补充说，你们根本不认识那些路，草原上的路都是这样这样的，他用手七拐八拐地比划着，一边说着，一会是石头，一会是土，一会是草，一会是水。而且，他说，要过两条小河，都有这么深。他用手在身上比划着，开始手比划在膝盖上面，然后就从膝盖比到肚脐那儿。

我看得笑了，水在你身上怎么涨得那么快？

波拉提也笑，哎，是这样的嘛，他说，有时候它这么深。他的手比到膝上，如果它一高兴，就这么深，他用手比在肚脐上，然后手停在那儿，他用眼睛里的笑意看着我，这么深的时候，它在谈恋爱。

说得我们都笑了，那它现在谈恋爱吗？

波拉提说，我也不知道，它和人不一样，它想谈就谈了，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上了波拉提的那辆白色的北京吉普，去看看那条和人不一样的河水有没有谈恋爱。

我并没有对波拉提说我就是在这片草原边缘长大的，甚至也没有对小李说。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的离开的归来，都应当在我心里，仿佛深窑的女儿红那无声无息悄悄的清香。草原上的路正如波拉提所说，一会是

⊙ 夏塔谷地

石头，一会是土，一会是草，一会是水；而且方向也正如他七拐八拐的手势。波拉提正在全神贯注地开车，他的身体随着方向盘在拧动着，好像他开的不是车，而是一艘在波峰浪尖上跳荡的船；马达也好像不在那几乎是横冲直撞的车上，而在波拉提拧动的身体里。我们的头不时地与车顶进行着亲密接触，开始的时候我还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喊我的腰没有了——意思是腰都快让颠断了。波拉提在前面幸灾乐祸地笑：骑马，骑马……他喊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们像骑马那样，身体不能紧紧地赖在马背上，而是随着马的颠簸让身体不时离开马背，在人和马都是活的时候，才可以免除颠簸之苦，一个好的骑手都是深谙此道的。后来只要前面有大的沟或者坡，波拉提都会提前喊，要飞了，要飞了……这时候他开的好像又不是船了，而是一架飞机。我们随着他的喊声，让身体离开车座，果然非常有用。

“飞机”继续前行。有时候也有一段持续的平路，这时，车窗外的田畴就向我们展开了。

2

7月的夏塔谷地，麦子刚刚开始灌浆，油菜花盛开着。在中国南方的农村，这个季节的油菜花早已变成了从花朵心脏中榨取的油，放进了各家的油壶，在经历着火的焚烤。而在这里，它们

⊙ 歌声中……

还只是花朵。田地里没有一个人，惟有遍地的花的黄金展示着正午的阳光，展示着其上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金黄，只有风在轻轻地移动它们，仿佛要在它们之中移出一条道路。而道路上几乎都有金黄的油菜花，开得那么小心、放肆，仿佛黄金的牧场。那种感觉好像全世界的油菜都商量好到夏塔谷地这个清凉的世界来绽放了。

小李问司机波拉提，这些油菜和麦子都是汉族人来这儿种的吗？（在他的观念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是不种东西只放牧的。）

波拉提笑着说，哎——不是，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哈萨克族人也有，柯尔克孜族人也有，汉族人也有，维吾尔族人也有……

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公元前五六世纪，塞人居住在咸海锡尔河的一个分支部落被称为“玛塞特人”。“玛塞特不待奉庄稼”。他们逐水草而居，吃肉食和乳品。塞族和哈萨克族有着渊源关系。公元前105年，远嫁哈萨克族先祖乌孙昆莫(昆莫是王号)的细君公主也曾这样写：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归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其实也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吃肉食和乳品。但到了北宋，哈萨克族就有了从事农业生产的记载。北宋地理志记载，哈萨克族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兼从事农业。这样看来，哈萨克人从事农业的历史应该说相当长久了。如果在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莫时，哈萨克族就有了农业生产，有了这样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她的诗句会不会写得更美丽一些呢？

水谈恋爱了。波拉提喊道。正当我想到远在汉朝的细君公主，徒劳地想用一片油菜花地，一片正在灌浆的麦田，改变这个汉族公主琴弦上的哀音时，波拉提看到的却是他的车面对的情况。

水面不宽，也就四五米的样子，水色是白的，水流非常急。对面有一对骑摩托车的青年，从他们卷起的裤腿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下水测过水的深度，显然摩托车是无法通过的。波拉提用哈萨克语和他们讨论着水势。

我问波拉提，这水咱们的车能过吗？

现在不行，波拉提说，它们正恋爱得厉害呢。

那它们什么时候不谈恋爱了呢？我问波拉提。

谈着谈着就不谈了，水和人一样嘛，波拉提说，人也要做饭，放羊，不能光谈恋爱。水也不会光谈恋爱的。

看波拉提安之若素的样子，我知道，再着急也没有用，在牧区，遇到这样的自然情况，除了等待，就还是等待了。

在等待中，不时有哈萨克人、柯尔克人骑着马，边和我们打着招呼，边慢慢地渡过河。湍急的水流漫过了马的腹部，但马丝毫不感觉惊慌，骑马人的表情也是同样的平稳安泰。

波拉提笑着说，你们汉族人的马，有时候没有我们的马好用。

汉族人的马？我疑惑地问波拉提。

就是汽车嘛，汽车是你们汉族人的马，在平地上，它跑得快快的，到这样的地方，还是我们的马好用。

看着我们都笑了，波拉提从车里拿出一块布，开始就着河水洗起他说的“汉族人的马”了，好像根本不为眼前情况着急。或者对他们而言，这就是生活，不时被打断，但打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谈恋爱的河流

也没关系，再接起来就行了，他们有的是时间。再说，正如朋友刘亮程在他的散文里所写的，骑马飞跑的人和慢悠悠走路的人，最后一样老态龙钟地回到了村庄。所以，着什么急呢？

3

不着急的时候，身外的世界就向我们敞开了——你停下来，世界就会向你聚拢——这时向我们聚拢的还有高原上白花花的太阳、田野上的草和野花上闪着的笔直的阳光，让人不敢逼视。它们的上方，空气变幻出热气所蒸腾起的花纹，在空气里移动着空气，显示着寂静。

看着不时有人骑马渡过河水，我问波拉提，你能不能问他们借一下马，我和他，我指着摄影师小李，让我们先过去？

你们？波拉提笑了，你们不行，你们骑，马就不走了。

这时，我想到诗人周涛讲过的一件往事。

周涛是会骑马的，年轻的时候，他因有急事骑马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去，傍晚的时候，遇到一条涨水的河。马死活也不愿意渡河，弄得周涛万般无奈。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哈萨克帐篷，就打马过去，寻找帮助。打开帐篷的门，他发现帐篷里只有一个非常黑瘦的哈萨克老妇人，年龄得有八十多岁了。周涛喝着她给倒的茶，看着越来越黑的天空，心想今晚过河可能是无望了。没想到哈萨克老妇人听了他讲的情况后，立马站起身来，带他到河边。哈萨克老妇人拉着自己的马，

侧身跨上周涛的马，周涛那匹面对河水胆怯不前的马突然全身一闪，仿佛通了电，突然进入了行走状态。马从那个黑瘦的哈萨克老妇人双腿夹紧的动作里，听到了指令，知道自己是遇到了真正的骑手——哪怕她已经八十多岁，哪怕她非常瘦小，但马不管这些，它只认真正的骑手。不知坐在哈萨克老妇人身后的诗人周涛是不是因此写出了他那首著名的《野马群》，写出了那句“马在寻找着它的骑手呢？”有时候，马也是需要从骑手那儿找寻勇气的，但成为一个真正的骑手需要时间，需要站在草原上的时间。

哈萨克人除少数从事农业生产外，绝大多数从事畜牧业，终年生活在马背上。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哈萨克族作为最著名的游牧民族之一，素被称做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也为这个称呼而自豪，因为他们的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

在哈萨克人的人生礼仪里，对一个男孩而言，他所要经历的第一个重要礼仪就是他的出生礼“齐力达哈纳”，第二个重要的人生礼仪就是小孩骑马仪式。哈萨克小孩第一次骑马，父母要专为小孩子举行庆贺仪式。这一天，孩子头插猫头鹰羽毛，骑上配有特制的“X”型小马鞍（阿夏马衣）的马挨家挨户去拜访亲属。亲属们要为孩子撒奶疙瘩、包尔沙克等食品，还要赠送马鞍肚带、马蹬带、马鞭等礼物，从此这个孩子有了专用的鞍具，开始乘骑两三岁的马。到了十五六岁，孩子就成为一个优秀的骑手了。

波拉提回忆说，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马鞍，现在还在家里，鞍具是用金属、木料和皮革制成的精美饰物。鞍具的前舌用粗钢筋做成人字形，后舌为椭圆形，两边是光滑明亮的棕色皮革。他说，鞍具是哈萨克人家庭财富、身份和荣誉的象征，他们对马鞍是非常挚爱的，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把

⊙ 这时髦的老骑手肯定不记得自己骑了多少年马了。

它施予别人。一个上好的马鞍具是一群羊的价格。

波拉提说到马鞍时，手依然比划着，但却全然没有了说河水谈恋爱时的轻松调侃，神色中充满着骄傲。好马配好鞍，我们的英雄都是又有好马又有好鞍的，当然，还要有个好老婆。波拉提说着又笑了。

4

哈萨克族古老的冬不拉乐曲很多也是唱马的，有关马的乐曲在以马为伴的哈萨克族中是层出不穷、最受欢迎的，如《黑走马》、《托泰紫红马》、《白蹄马》、《黄膘马》、《枣红马》、《花马》、《千里马》、《奔跑的马》、《一岁马驹》、《四岁的马》。而且，哈萨克族有不少乐器琴弦就是用马尾来做的，马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动物，也不仅仅是一个陪伴，马和他们声息相通，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荣誉的一部分。在哈萨克族的英雄史诗中，也特别重视那些勇士们骑的马，在这些史诗中，没有一个步行的英雄。而且这些马还有很多传奇的本领。马和人一样有思维，而且会把自己的主人从牢里救出来。在关键的时候，勇士都和他的马同生共死。

在我们聊着天坐等河水恋爱过去的时候，听我们说起哈萨克族的歌，河水对面的一个中年哈萨克人就对着河水唱起了那首有名的哈萨克民歌《黑走马》：

骑上这种马的时候想到哪儿都可以去，

⊙ 小骑手，你还等什么呢？

哪里有风哪里就有我黑走马的身影，

只要我有梦想，

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

“只要我有梦想，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这是多么朴素而美好的诗句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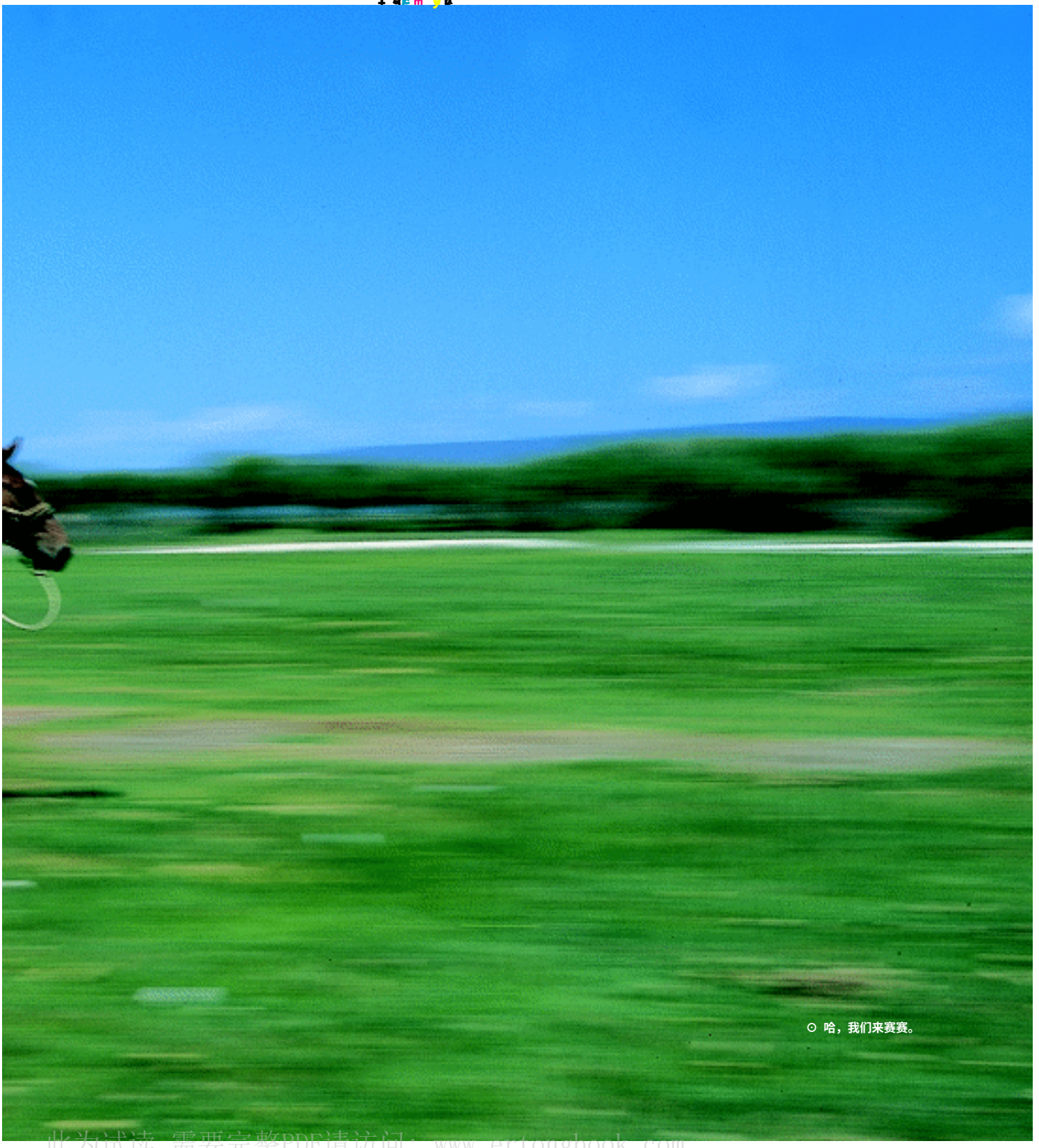
可是什么是走马呢？小李问。

走马啊，波拉提说，就是慢跑着的马，走得又快又稳，还有一种是跑马。小李还是没听明白。波拉提又说，走马好像你们汉族人的马里面的那个桑塔那，跑起来又稳又快，还省油；跑马嘛，他指着自己白色的北京吉普，说这就是跑马，有的跑马比他的车好，跑马也有好有坏嘛。波拉提心平气和地笑着说。

小李点着头，好像终于听懂了。

但我感觉如果把黑走马的歌改成：如果我有梦想，我开着我的桑塔那就一定可以到达。这样一来，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好像一个不成功的电视广告。毕竟，比起“汉族人的马”，真正的马是有着呼吸，有着肌肉的勃动，有着马的精神，有着热血，还有着与人的肌肤相亲的，而且，它是会死的，这点很关键。

在波拉提说着马唱着歌的时候，不断地有人骑马过来，也有人随便坐在一边跟着唱一首，几乎每一个过路人都会唱歌，而且都有相当好的歌喉。在草原的风和河水声的伴奏里，他们的歌声的美远远超过我在电视里听到的任何一种喧闹欢快的民歌。他们的歌声里有一种安静，甚至是忧



⊙ 哈，我们来赛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